

《小敏家》：“新市民”的中年战事和世俗精神

卞芸璐

作为今年剧集市场上期待值最高的作品之一，《小敏家》有很多能调动观众收看欲和参与感的要素。比如，周迅和黄磊时隔二十年后在小荧屏的再度牵手，既能勾起观众对《人间四月天》和《橘子红了》的无限回味，又能激起遐想连连。比如，汪俊导演在《小别离》《小欢喜》后和“小”字系列再结缘，算得上剧集品质的压舱石。还有，由黄磊兼任《小敏家》的总编剧，他总能给作品带来的生活质感与世俗感染力，也让人昏昏而望。

但更重要的是，在国产都市剧的作品矩阵中，《小敏家》是足够独特的那一个。

它有着独出心裁的现实切入视角，将镜头对准了都市里那群际遇动荡却依旧向阳而生的中年人们；它又有着自成一格的人物塑造法，把都市人的终身成长从职场博弈拉回家庭羁绊中，视角更微观下沉，纠葛与暖意也更让人共情；它还是在挖掘都市人的秘辛，但是在摹写中年人的社会、家庭角色之外，多分了笔墨勾画他们的身份认同和精神之地。

小敏家的迁徙

想对《小敏家》精准定位，要放到都市剧发展的主潮中来考量。都市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题材分类。在英美日韩剧的创作体系中，并没有与之完全适配的类型表述。它是在中国城市化浪潮中壮大起来的题材分支，最初是与乡土叙事相对的，表现城市现代化的新生活方式的一类剧。

因此，长久以来，时尚感和浪漫化表达都占据着都市剧的主干道。而年轻人作为追求新生活方式的冒险者，常常以无脚鸟、无根木的弄潮儿形象，成为都市剧的主角。

现如今，中国的城市化浪潮已经急速推进了数十年。数量庞大的“新市民”从小城镇和更广袤的乡村迁徙而来，在大都市扎根。当他们成为都市剧的主角时，就不能忽视这个人群身上所沉淀的社会和家庭结构变化。

《小敏家》剧如其名，它的独特性正是在于在家庭羁绊中刻画女性成长。这个原生家庭还极为特殊，是追着女主角刘小敏从九江迁徙到北京来的。

跟很多选择到都市闯荡的女性一样，十多年前的刘小敏选择来到北京，



▲《小敏家》里的中年人生虽然麻烦不断，但总体而言基调是幸福的而不是哀感的，情绪是昂扬的而非焦虑的



婚姻无法定义我们的生活，爱可以。

多少带着点“逃离”故乡的意味。开篇两集，《小敏家》就用凝练的闪回镜头和少量台词，交代了刘小敏离开九江的原因。年轻时，她听从母亲当户对的婚姻安排，和酗酒成性的前夫金波结合。在毫无幸福可言的婚姻生活中，她不断被消磨。最终因为一场“莫须有”的出轨事件，失去了清誉，也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于是，她选择来到北京重新开始人生。

从都市人的社会身份来看，逃离近关系社会的她如脱笼之鸟，在人潮汹涌的大都市站稳脚跟，成为了知名医院的主任护士。但从亲密关系角度来看，没有人能当一辈子无根木、无脚鸟，家庭问题往往会因为搁置变得愈发盘根错节，刘小敏看似微妙平衡的生活也岌岌可危。

比如，她与相处了一年的男友陈卓尽管管合拍，但总有不能明说的隔膜。这层隔膜就是关于九江的烙印——陈卓是高中同学李萍的前夫，而李萍则在她那场人生污点事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如果说，刘小敏在生活中还能选择性回避李萍这层关系的话，随着母亲王素敏和儿子金家骏的突然到访，她精心维持着的与过去的距离，就被彻底打破了。不期而至的团聚带给她久违的温暖，但也让她不得不重新整合过去的人生。面对选择突然到北京复读的儿子，如何打开心结消解分隔多年的陌生感，是亟待解决的难题。前夫金波因为

躲债也跟到了北京，如何在保护儿子情感的前提下与前夫划清界限，也是个难拿捏的操作。另外，母亲对她的婚恋选择又是什么态度？一直对陈卓隐瞒的过去将会对两人关系产生怎样影响？独自闯荡了十几年的刘小敏在中年再次遭遇了人生转折。从现实角度审视，她的处境确实极致了一些，但类似的身份整合，在“新市民”群体中却并不在少数，尤其在中年阶段。

小麻烦追身的中年

中年人生的左支右绌在都市剧中并不少见，尤其是在以“新市民”群体为

主角的电视剧中。小家庭的组建，让两个原生家庭融合提上了议程。对于“新市民”群体而言，这可能意味着是地域文化、城乡文化和个人价值观的全面碰撞。到了电视剧中，这种碰撞又会因为教育理念冲突、家庭经济窘境等戏剧情境而不断激化，于是就有了《新结婚时代》里的粘稠滞涩，《双面胶》里的左右互搏。

相比而言，《小敏家》里的中年人生虽然也麻烦不断，但总体而言基调是幸福的而不是哀感的，情绪是昂扬的而非焦虑的。这便与主创对情节精准的把控，以及对世俗精神和幸福观的精准拿捏，不无关系。

从情节的强度和密度来看，《小敏家》比近年热播的都市剧都要弱化了不少。细看前十集，真正铺开详述的矛盾也就四五集。

开篇是刘小敏的母亲、儿子突然到访，刘小敏为了掩饰跟陈卓的关系，来了段“打扫战场”的“谍战戏”。这个矛盾，以第三集小敏向母亲袒露和陈卓的关系而画上了句号。接着是因为金家骏入学“火箭班”，引出了一场母子间的误解与冲突。但懂事的孩子和懂事的大人总是互相体谅，在一次跑步后便达成了和解。很快，前夫金波的到访，为刚刚修复的母子关系带来新的不平衡。不过，小敏的冷处理让这个矛盾没能升级。再就是因为金波的问题，刘小敏和母亲之间爆发冲突，但这个冲突也以母亲暂回九江，被按下了暂停键。在接近全剧篇幅四分之一时，发生了李萍怀疑小敏和陈卓之间关系的桥段。可这两人男未婚、女未嫁，与前任关系也基本和平，就算关系曝光也算不上迈不过的坎儿。

用剧迷的话来总结，《小敏家》这部剧的人物关系从老到小都透着体面与和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小敏家》没有戏剧性，它只是有意识地控制了矛盾冲突的起伏，回归了聚焦凡人琐事的日常美学。如此，中年生活的捉襟见肘才不至于浓墨重彩，才能够普遍共情。

《小敏家》的昂扬调子，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男主角陈卓身上的那种夹杂理想主义的世俗精神。他不是世俗评价标准中最成功的那一类人，但却是都市奔忙人流中少有的乐天派。他对幸福的体认，不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而是懂得幸福的有限性和相对性后的自觉选择。他将自己定义

成实用主义者，但事实上，这份安定和圆融更多来自于他对自己普通身份的认同。他给了刘小敏拥抱生活不确定性的勇气，让女儿在离家家庭长大却依旧能乐观豁达不乏同理心，同时也让几个重组家庭纵横交错的关系不至于纷乱如麻。如果说，经历曲折的小敏是这部剧人物关系的中心，那么世俗乐观的陈卓就是这部剧的精神中心。

事实上，从《小别离》《小欢喜》乃至综艺《向往的生活》中，黄磊一直尝试张弛的都是这种当代“张大民”的形象。这次，在《小敏家》中，兼任编剧的他将这种世俗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小情节之外的期待

如果说，小情节和世俗精神撬开了《小敏家》的共情阀门，那么对中年人生的多面镜照，则是我们对《小敏家》提出的更高要求。

多面镜照并不是美化，过度滤镜之下的假面人和油腻鬼不是现实主义。多面镜照也强调不极致。拿着放大镜对着中年人生的一地鸡毛，在极致表达中勾兑狗血，只会成为年轻观众“日常恐婚小技巧”的调侃对象。多面镜照是要照见生活的多线程、无序性，更要照见不同中年人群应对生活的各异姿态。

《小敏家》的价值标尺显然是倾向于世俗精神的，但这种世俗精神似乎必须是理想主义蜕变而来。就像陈卓，他既能周旋于复杂的家庭、职场关系，又能对生活保持纯粹的热爱，中年恋爱也能谈得不沾铜臭。但对像金波、洪卫这种从世俗走向世俗的男性角色，《小敏家》就苛刻了些。金波一败涂地的中年，有自己的局限，也有时代与家庭的原因。但困窘的生活是否一定滋养让人咬牙切齿的无赖性格，值得商榷。同样，对于洪卫这样的商人形象，笑面圆滑的性格不可少，但是否一定要贴上浮夸、庸俗的标签，也可以讨论。

目前，《小敏家》播出还未过半。在上半场，它所张扬的世俗精神已经很大程度上激起了观众的共情。希望在下半场中，能看到更多元的中年人生姿态和更彻底的身份体认。

(作者为广播电视艺术博士、山东师范大学讲师)

《风起洛阳》是否跟上了古装剧的审美升级？

金燕

“服化道”向来是古装剧必过的观众评论关，因为这正是人们选择看古装剧的重要理由。由于有时空距离，古装剧的创作空间比时装剧更大也更自由，同时也更需要独到的创意和精心的设计。环境造型、服装道具、画面构图以及色彩光影的整体考究和用心设计，可以为观众带来美轮美奂的视觉盛宴的同时，也可令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从中得到传统文化的美学滋养。

因此，《风起洛阳》开播以来，被议论最多的除了两位当红男角色的演技和颜值，便是该剧的人物造型和服装道具。由于同样改编自马伯庸的小说，观众不免拿《风起洛阳》与《长安十二时辰》相比较。2019年播出的《长安十二时辰》（准确地说是前16集），为行业树立了有关剧作和摄影剪辑的新标准。近三年来，我们可以看到，从之后的《鹤唳华亭》到今年的《骊歌行》《千古玦尘》，以及不久前完结的《周生如故》等剧，从环境造型到服装道具乃至整体色调，虽各有风格，但无一例外地追求与中国传统美学相呼应的审美情趣。比如曾经的古装剧中所呈现的高饱和度的“阿宝色”，已经普遍转变为更加贴近古典文化气质的素雅古朴色调。

虽然资深影视演员以及传统影视制作团队入驻网络剧市场，给古装网络剧带来了质的飞跃，但与屏幕上的传统电视剧相比，网络剧自有其不一样的基因。从古装网络剧中以青春爱情为主线的“古偶剧”“甜宠剧”的占比和热度，以及历史正剧在网络世界里的水土不服，我们不难看出，古装网络剧的核心观众群体是跟互联网一起长大的网生代。

面对年轻而充满热情的观众群体，精品化制作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是大势所趋。与此同时，精品化制作也给青年观众带来传统文化的洗礼和熏陶。值得玩味的是，在市场化竞争导致的制作升级过程中，古装网络剧不仅传递了侠义、正义、守信、忠贞的传统价值观，而且还有意无意地承担了传递传统文化之美、国风之美的最有力度的媒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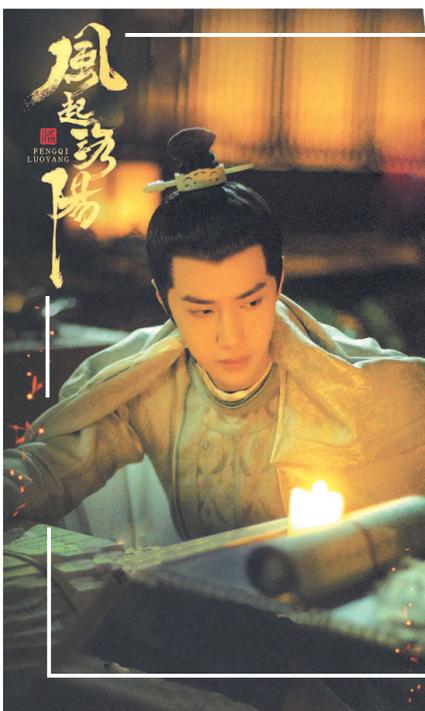
环境造型不应止步于华丽大气，还应该与剧情实现恰到好处的贴合，才能起到完美营造氛围烘托剧情的作用

使用富有想象力的设计和华丽精美的制作，是当代古装剧中环境造型的一个普遍现象。环境造型不仅止步于华丽大气，而且讲究与剧情贴合，起到完美地营造氛围烘托剧情的作用。

《千古玦尘》所展示的世界宏伟瑰丽，从上古世界的仙界、妖界、妖界，到后古世界扩增的天界、妖界、人界，为观众构建了一个宏大世界以及众生平等的世界观。仿宋剧《鹤唳华亭》则追求写实风格，高山流水、亭台楼阁、高墙大院，每一场景每一幅画面都简约至极却也唯美至极，透露出以淡雅、低调和精致为主要特征的宋代美学，营造出文化宋代的意境与氛围。开篇时陆文昔面对的壮山河、白鹤振翅，与宋徽宗的《瑞鹤图》气韵相仿；萧定权和陆文昔隔屏相遇的晒书场，则尽显宋代文人的风雅与诗意。所有场景的设计都与人物命运的起伏沉浮浑然天成。与之相呼应的是仿唐剧《骊歌行》，色彩基调偏重古朴兼具盛世时期的华美之风，整体稳重大气，同时又不失细节处的考究。今年的黑马之作《周生如故》，没有高楼广厦的宏大场景，却把塞外边关的雄浑、寂寞王府的静谧表现得恰到好处。环境造型的简约质感，恰到好处地烘托了细水长流不急不缓却一生一世的古典爱情气韵。

再说服装道具。较之从前古装剧的大而化之、粗制滥造，当今古装剧的服装、配饰、道具都越来越精益求精，在细节上处处体现出文化与审美的追求，考究与创新并举，与当代网络剧的思想性和叙事性的进步相得益彰。

《鹤唳华亭》虽为历史架空剧，但服化道却是写实主义的风格设定。精心设



计的服饰道具，高度还原了宋代的风土人情，透露出以淡雅、低调和精致为主要特征的宋代美学。该剧所出现的文官服饰，如朝天幞头、花式折角幞头、程子巾、通天冠、方心曲领、玉带、鱼符等服装细节均把控得十分严谨。就连贵族女子不同场合穿的锦衣、鞠衣、朱衣、礼衣，也尽有体现。让观众在这个历史悲剧中感受个人情感和儒家理法之间矛盾痛苦的同时，又充分领略了宋服宋制之美。

以唐代生活风情为背景的《骊歌行》，虽然是一部爱情轻喜剧且整体评价不高，但其服化道确实是考究精良的。在服装造型及妆容上，着重参考古画、陶俑及敦煌壁画等资料进行设计呈



▲《风起洛阳》开播以来，被议论最多的除了两位当红男角色的演技和颜值，便是该剧的人物造型和服装道具

现。在服装制作上，汇集了各种传统技艺与非遗元素，如螺钿、缂丝、绒花、扎染、蜡染、打籽绣和盘金绣等。主创团队用他们的精巧和匠心，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与非物文化遗产完美呈现在观众眼前。

合格的服道化首先应该是合理的，之后加上富有创意的设计，才有可能成为展示传统文化弘扬传统美学的平台

由于在原作者和剧集主演方面

都集齐了顶流，《风起洛阳》开播之前就拉满了期待值——期待其在各个方面都成为《长安十二时辰》的升级版。但事实并非如人们所料。抛开剧情、表演、剪辑等方面的硬伤不谈，单是环境设计和服化道的潦草，也使得这部剧本应具有精品质感大打折扣。

首先，用充斥着每个角落的连串红灯笼来表现盛唐繁华，实在是差强人意。在《长安十二时辰》中，成片成串的红灯笼确实给予过观众以华丽的视觉震撼，但时隔近三年，同样的悬疑探索题材，同样级别的演员阵容，居然还用同样的环境造型套路，观众就无法不审美疲劳到开始冷静审视其合理性了。比如高秉烛的安身处，是一间当中放着一

口棺材的破陋居室，但屋顶却整齐排列着上百盏红灯笼。即便为了突出主角光环，甚至即便单纯地为了追求视觉效果，也应考虑基本的合理性。如果布景不能与剧情相互映衬，环境不能成为人物性格命运的注脚，那么视觉再华丽也不为剧集增色。

用来集中体现“盛世”的“南市”街景，也只是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拥挤、逼仄的闹市。放眼望去，街道满是廉价的义乌小商品，比如我们在旅游景区常见的那种贝壳风铃。想象中唐朝的雍容细致，被批量生产的旅游纪念品搞得灰头土脸、粗鄙不堪。成千上百的群演穿着横店服装库质感的“唐装”，手持造型乡土的假花走来走去，令观众不由得频频跳戏。

当然，几位主角的服饰造型还是相当考究的，但却与环境格格不入，导致每个主角都像浮在背景布上进行着努力而夸张的表演。本该由服道化集体营造出来的古代氛围缺席了，即便再耀眼的明星也很难以其个人光芒将所有背景和周遭细节填满。

对于古装剧来说，合格的服道化首先应该是合乎情理的，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加上富有创意的设计，才能成为承载人物性格和命运走向的最佳容器，也才有可能使剧集成为展示传统文化弘扬传统美学的平台。而《风起洛阳》作为一部有大投资大明星的作品，却没有适当、细节考究且有创意的服道化做“配套设施”，显然很难算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大制作”，更不要说成为一个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之美的载体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我们期待，会有更多用心制作的古装剧出现，用独到的设计引领审美，用细节处的考究烘托古典氛围，让建筑、装饰、服装、道具以及光影色调与光影照人的演员们一起创造出又一个一个展现国风之美的惊艳之作。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研究员)